

“中阿合作论坛”专题讨论

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评析*

安惠侯

摘 要: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倾向日益明显。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的中东政策不得人心、阿拉伯国家因受内外部冲击而寻求合适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是促使阿拉伯国家实施“向东看”政策的四个主要原因。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使大国在中东的互动出现了新特征,国际多极化格局进一步发展。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期望值升高,既给中国既带来了新的机遇,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 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中阿关系;中阿合作论坛

作者简介: 安惠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 10060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1)01-0003-07

中图分类号: D815.373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8JZD0039)的前期研究成果。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倾向日益鲜明。1998年阿盟首脑会议强调要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1999年,中国与埃及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1]2004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立;2005年沙特新国王阿卜杜拉首次出访,没有去传统的盟友美、欧国家,而是来到中国和印度;2010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确定建立中阿“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2]。过去十年里,阿拉伯国家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并加强与东亚和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政治上加强协调和配合,在经济上扩大合作,在人文领域加强交流,并注意了解和借鉴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验。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原因何在,影响如何,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历史上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取向

中东地区(本文指西亚北非地区)共有22个国家,除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外,其余均是阿拉伯国家。中东地处欧、亚、非三洲的结合部,战略地位重要。中东油气资源极为丰富,油气的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有“世界能源库”之称。中东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居民除了阿拉伯民族外,还有犹太、土耳其、波斯和库尔德等民族。由于历史、民族、宗教、领土等多种复杂因素,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中东因为战略地位重要、油气资源丰富和

内部矛盾复杂，历来是全球政治漩涡的中心，成为大国争夺的平台和兵家必争之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以战胜国的身份，乘德奥战败、苏俄革命胜利后无暇他顾、以及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等有利时机，填补了中东的“真空”，占领中东大部分地区。英国居于优势地位，法国是配角。^[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等国力量虚弱，美国力量增强，成为西方“霸主”。苏联也成为超级大国。美国与英法老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争夺以及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成为战后中东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中东各族人民纷纷觉醒，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东国家先后获得独立，拥有主权。

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结果是以色列获胜，阿拉伯国家战败。1956年英、法、以联手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埃及军民坚决抵抗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在美、苏施压下，英、法、以被迫停火并撤军，埃及取得胜利。通过这场战争，美国进一步削弱英、法在中东的影响，高调进入中东。苏联也极力向中东扩张。中东地区逐渐形成美国支持以色列、而苏联支持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局面，美苏双方激烈对抗。美国“扶以压阿”的中东政策使其与阿拉伯国家处于对立状态。20世纪六十年代末，美调整政策，在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同时，努力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力图确立在中东对苏联的战略优势。1972年埃及与苏联关系恶化，1974年，埃及与美国复交。随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埃及与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和和平条约。这使得美在中东与苏对抗中占有优势。^[4]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后，巴列维王朝覆灭，霍梅尼在伊朗执政，又使战略态势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两超在中东的争夺愈演愈烈。1991年苏联解体，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实力大不如前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美国在中东以及在世界上的一超独霸局面形成，冷战后世界上形成了“一超多强”格局。

冷战结束前，阿拉伯国家对外政策只有两个选项：要么面向美国和西欧，要么面向苏联，别无其他选择。冷战结束后，“向西看”成为阿拉伯国家对外政策的主流。

二、阿拉伯国家选择“向东看”政策的四大动因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倾向日益明显。由“向西看”政策转变为“向东看”政策有诸多的原因，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的中东政策不得人心、阿拉伯国家面临多种内外部冲击而寻求合适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是四个主要原因。

1、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从其霸权主义的巅峰走向衰弱，这将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的相对衰弱主要是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两个方面，而在军事和科技领域，美国仍然强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印度等亚太国家高速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不可逆转，世界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东方的变化，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政治、经济重心正从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明显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和介入，其全球战略重点也在从欧洲、大西洋向亚太转移。可以说，全世界的目光，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向东看”。

2、美国的中东政策损害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伤害了中东阿拉伯—伊斯兰民众的感情。

2001年“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对美外交和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反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美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矛头指向伊斯兰反美国家和伊斯兰极端

组织，把中东地区作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主战场；不是政府推行“先发制人”、“政权更迭”战略，奉行单边主义，先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提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矛头指向美传统盟友沙特、埃及等阿拉伯温和国家。布什政府将美历届政府在中东维持适度平衡，注意维持现状的“均势理论”弃置一边，而将其强权黠武的一面推向极致，全面推行强行改造战略；改变了美历届政府在中东地区避免与伊斯兰教正面冲撞的做法，打击矛头直指伊斯兰教，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的色彩；空前重视中东地区，首次把美安全战略重点放在中东。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使美陷入严重困境：美军长期陷入伊拉克泥淖，使美全球兵力部署捉襟见肘，应付危机能力减弱；伊战打破了地区力量原有平衡，中东陷入激烈动荡；伊拉克局势难以稳定，巴以和谈停顿，巴勒斯坦两派分裂割据，黎巴嫩局势紧张动荡，伊朗核问题凸显，使美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并对美全球战略构成牵制。美反恐矛头指向伊斯兰世界，激化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引发穆斯林民众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并为伊斯兰激进势力扩大影响、壮大力量提供了“沃土”，致使恐怖暴力活动越反越多；美单边黠武政策遭到国际社会普遍的强烈反对，美软实力严重受损。^[5]

2009年奥巴马出任总统，大幅度调整美中东政策：停止“先发制人”、“政权更迭”、“大中东民主改造”政策，终止“反恐战争”的提法，并确定如下战略目标：推动巴以和谈，按照“两国方案”取得实质性进展；逐步从伊拉克撤军，实现“伊人治伊”；增兵阿富汗，击败“基地组织及其极端主义同伙”；孤立打击伊朗，迫使其停止发展核技术；改善美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形象；维持美在中东事务中的主导地位。^[6]近两年时间过去了，奥巴马的中东政策成效不大，战略目标没有实现。中东热点问题均未降温。奥巴马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示好，一度博得一些好感，然而美一年多来在中东的所作所为让中东国家认清了，奥巴马新政只是策略上的调整而不是实质性的改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5月17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埃及对美国有好感者的比例从2009年的27%降到17%，其他伊斯兰国家对美有好感者也基本上不超过总人口的20%。美在中东地区的形象日益恶化，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在减弱，地区民众反美情绪持续高涨。

3、中东国家面临众多冲击，寻求合适的发展道路。

一是美国霸权政策造成的地区持续动荡的冲击。阿以冲突长期未能解决，固然与其涉及民族、宗教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有关，但重要原因是美国视以色列为其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支柱，长期对以采取偏袒、支持甚至纵容的立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加剧了中东局势的紧张和恐怖主义的蔓延。伊朗与美国围绕伊核问题的博弈使地区面临新的战乱威胁。阿富汗战争旷日持久，更给该地区乱上添乱。地区动荡和恐怖袭击影响地区国家的政局稳定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缓解中东乱局是中东国家的迫切需要。

二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东国家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以色列已是发达国家；海湾产油国因出口原油而富裕，但经济发展结构仍过于单一；伊拉克和伊朗也是产油国，前者因战争而经济陷入崩溃；后者因美国推动的制裁和本身的政策取向而陷入经济困难；其他非主要产油国和非产油国虽然大体上能保持中速发展，但与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总体上经济仍欠发达。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加快经济发展，对中东国家来说还是有个有待解决的课题。此外，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油价下跌，美元贬值，中东国家因此财富缩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严重下滑，失业率上升，投资环境恶化，GDP增长率下降。

三是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和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大力扶持中东国家的“民主派”，兜售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但成效不大。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抛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遭到地区国家的普遍而强烈的反对。奥巴马上台后，

不再提此计划，并多次表示要改善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强调“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然而，美国按自己的模式改造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企图并未改变。此外，反对改革，要求托古改制，回归宗教原教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始终顽强存在，并不时兴风作浪。恐怖势力也打着宗教的旗号从事恐怖暴力活动。

中东国家如何既坚持伊斯兰属性，又加快改革步伐，根据本国国情，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行现代化，避免20世纪七十年代伊朗巴列维王朝全盘西化、九十年代阿尔及利亚仿效西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引发政治危机的覆辙，是它们面临的棘手问题。

四是中东国家内部因民族、宗教矛盾或因政策取向不同而形成的冲击。

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算起，巴以冲突延续60多年，仍未解决。伊拉克战争使得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掌控伊拉克政权，与原先掌权的逊尼派穆斯林矛盾加剧。2010年3月伊拉克举行大选，但直到12月，各派才克服分歧，组成了新政府。伊战使得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体的伊朗影响扩大。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穆斯林组织）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力量壮大，分别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影响增强。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多数阿拉伯国家对此颇感不安。

库尔德人是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中东第四大民族。人口大约2400万，其中在土耳其约1200万，在伊朗约500万，在伊拉克约320万，叙利亚约100万，还有约100多万人散居在中东、中亚其他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自古以来库尔德人主要生活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交界处，但从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区域，也没有确切的地理界定，更未成立统一的独立国家。海湾战争后，尤其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在美国的扶持下，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实行自治，打出自己的旗帜，拥有自己的武装。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藏匿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地区。土耳其多次派兵进入伊拉克境内进行围剿。伊拉克库尔德人所作所为对邻国的库尔德人产生影响。库尔德人问题是中东地区一个潜在的热点问题。^[6]

作为中东地区的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十分复杂。历史上双方恩恩怨怨，有时争斗激烈，有时握手言欢。当下，伊朗坚决反美、反以，努力发展核技术，积极扩大在地区的影响力。多数阿拉伯国家担心伊朗发展核武器并在中东坐大，但明确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对美国打造针对伊朗的国家联盟，不予响应。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是中东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但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国力衰减，欧洲经济困难增多，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伊斯兰教在国内影响不断扩大，再加上长期申请加入欧盟一再受挫等因素，土耳其日益关注中东，向东寻求发展空间，更加凸显其中东和伊斯兰属性。^[7]

4、中国的政策受到中东国家的欢迎，中国的高速发展又对它们具有强大吸引力。

阿拉伯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将中东列为“大周边”的一部分，中东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体现在战略、政治、发展和安全四个方面。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阿盟总部时，提出了新时期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四项原则：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8]这是中国在冷战后对中东政策不断调整的成果和总结，表明中国将以更加积极和务实的态度参与中东事务，全面提升中阿友好合作关系。

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高层互访频繁，通过这些访问，增进了解、信任和合作。中国先后与埃及、阿尔及利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与沙特就建立战略性友好合作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国与21个中东国家签订了外交部政治磋商协议，经贸合作联合委员会和科技混委会等机制，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建立了政治经济磋商机制。

经济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务实合作，谋求互利共赢。1997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为92.3亿美元，2007年猛增至1238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10多倍。2008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达到1328.4亿美元。^{[9][10]}中国与中东国家相互投资起步较晚，但增长较快。此外，截至2009年底，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累计完成承包工程699.7亿美元，劳务合同金额35.9亿美元。中东国家是我进口原油的主要供应国，2007年中国从中东国家进口原油8835万吨，占我国当年进口原油总量的54.2%。中国已与海湾6国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力争尽早签署相关协定。

中国将继续向一些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并将这些援助与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相结合。截至2005年底，中国已经为阿拉伯国家培训了近2600名各类官员和技术人员。中国注意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共同为创建和谐世界作出努力。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沙特时，发表了《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讲话，强调应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更不能把世界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归因于哪一种文明，哪一国民众或哪一种宗教，应该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众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多次开展文明对话。^[10]

2004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成立“中阿合作论坛”，双方强调同属发展中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确信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和加强密切的磋商与协调，对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1]6年来，以政治、经贸、文化合作为主，兼顾其他领域合作，“中阿合作论坛”促进了中阿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中东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明显增多。中国在处理中东热点问题的重要思路是：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争端；重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多边主义；加强与有关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协调与沟通；重视发展，加强经济合作，增加人道援助，改善当地民生，增强广大民众对和谈的信心。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阿拉伯国家日益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的期望越来越大。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维护独立和主权，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的共同历史使命，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共同诉求。还因为中阿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长期积累的友谊在新时期得到发扬。虽然双方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中国一贯奉行平等相待、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的原则，这些不同没有成为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障碍。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逐步上升，这些均对中东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三、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阿拉伯国家在战略上实施“向东看”政策，表明其对中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上的期望值大幅度提高，这对中国开展对阿整体外交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政治上，阿拉伯国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希望中国带头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希望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中东事务，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推动中东热点问题公正解决；有的还明确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

用，担当发展中国家领袖的责任。

在经济上，阿拉伯产油国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希望与中国建立稳定的供油关系；它们对中国的投资市场兴趣日增，逐步加大对华投资；一些国家希望中国继续并扩大对它们的援助；许多国家愿意与中国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和劳务合同，并要求中国向它们转让高新技术。

在文化方面，阿拉伯国家愿加强与中国的文明对话，在文化和新闻等等方面加强交往与合作，抵制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妖魔化的宣传；也希望了解和借鉴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中华文明。阿拉伯国家对我国近 30 多年来的高速发展赞叹不已，强烈希望了解和借鉴中国在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

“向东看”是阿拉伯国家在美国霸权主义对中东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美国国际影响力开始下降，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中国国际地位明显上升，阿拉伯国家正在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重要势头，这不是权宜之计，在一些国家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这一趋势还将随着国际格局的进一步演变，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不断加强。

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倾向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进一步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应抓住机遇，及时调整政策，以更积极的姿态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利合作和处理中东热点问题。现今，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在中国周边挑拨离间，制造麻烦。中国似可以“稳定周边、走向世界”来应对。也就是说，中国应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加强与它们的互利合作，从而挫败美国的挑拨滋事，维护中国周边的和平与稳定的同时，中国还应积极发展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的关系，以积极的姿态妥善处理热点问题，这对我国及有关国家的发展有利，也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同时，将在客观上牵制美国对我国的遏制。

当然，中国在中东地区面临许多挑战，不能掉以轻心。第一，美国仍在中东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独霸中东是美国一贯的战略目标，对阿拉伯国家与其他大国发展关系，美不会听之任之；第二，阿拉伯国家的有些要求不符合我国的国策或中国当前无力满足。如希望中国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虽是出于好意，但不是我国的政策；又如它们对中国支持、援助和投资期待过高，中国目前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都需要向中东国家耐心说明；第三，由于西方媒体的恶意宣传，以及中国有些公司行为不当，中国商品大量出口冲击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工业等，“中国威胁论”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还有一定的市场。^[12]对属于中方的问题，应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及时纠正。第四，中东地区热点问题集中，涉及许多方面，十分复杂，在决策和行动时，中国如何既坚持原则，又维护我国利益，还要照顾与各方的关系，难度很大。

总之，中东地区对我国来说不仅有着重要的战略和政治意义，还有安全和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中国在中东开展工作机遇和挑战并存，不仅应妥善抓住机遇，还要善于应对挑战，化挑战为机遇。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倾向值得欢迎、重视，应认真研究并妥善应对，既不应无动于衷，也不要过分夸大其意义，重要的是积极而踏实地加强对阿拉伯国家的工作。

四、结语：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的未来走向

21 世纪初，阿拉伯国家尽管不是铁板一块，但其整体外交取向多元化，“向东看”倾向日益鲜明。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极具戒心，但美国仍在中东事务中居主导地位，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对美仍有依赖的一面，因此它们既与美国的一些政策拉开距离，又极力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并仍把对美关系视作其外交的优先和重点。同时，阿拉伯国家外交多元化在持续发展。它们重视与欧洲和俄罗斯发展关系，这既有双边利益的驱动，也是出于拓宽与美周旋的空间的考虑。^[13]值

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倾向日益鲜明。“向东看”既向着亚太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也向着印度等亚洲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还面向巴西等亚洲以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但主要是向着中国。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倡导公平与正义原则,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实现新的腾飞、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强调文化和合包容,主张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受到阿拉伯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各种主张,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阿拉伯国家“向东看”,主要是向中国看。

[参考文献]

- [1] 安惠侯.中国与埃及友好关系六十年[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3).
- [2] 杨福昌.中阿友好合作泽及双方[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6).
- [3] 陈建民.当代中东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4] 安维华,钱学梅.美国与“大中东”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 [5] 安惠侯.国际格局变化中的重大局势[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4).
- [6] 安惠侯.奥巴马的中东政策成效不彰,中东格局出现新变化[J].亚非纵横,2010(5).
- [7] Mesut Özcan. Harmonizing Foreign Policy: Turkey, the EU and the Middle East[M]. Burlington: Ashgate, 2008.
- [8] 常华.“中阿合作论坛”的成长之路[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6).
- [9] 王正伟.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 [10] 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6-04-23(1).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非司.“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文件汇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 [12] 施爱国.傲慢与偏见:东方主义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 [13] 李伟建.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

Analysis of Arab States' "Looking Eastward" Policy

AN Huihou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particularly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in 2004, Arab countries' "Looking Eastward" policy is increasingly apparent. Such a policy has profound dynamics,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a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atterns, the flawed U.S. Middle East policies, the Arab countries' exploration of suitable development modes in face with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challenges, and the remarkabl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e Arab countries' "Looking Eastward" strategy has transformed the pattern of big powers' intera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facilita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ulti-polarity. Meanwhile, the higher expectation that Arab countries have pinned on China will bring the latter not only opportunities, but also challenges.

Key Words Arab Countries; "Looking Eastward" Policy; Sino-Arab Relations;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责任编辑:孙德刚)